

韩国古典诗话论中华诗人优劣

薛顯超*

- I. 韩国诗话中所见中国诗人优劣的存在形态
- II. 从论中国诗人优劣看韩国诗话优劣批评的运用特色
- III. 韩国诗话中优劣批评的理论功能

국문초록

한국 고전 시화의 생성은 중국의 영향을 받았다. 따라서 비평방식과 심미관 등 여러 방면에서 중국시화를 계승 및 발전시켰다. 이는 한중문화 교유(交融)의 증거이기도 하다. 본고에서는 세 부분으로 나누어 ‘優劣批評’의 시각에서 한국 고전시화의 수용 양상과 발전을 고찰하기로 한다.

첫째, 한국 시화 중 우열비평의 계승과 응용 상황을 논술한다. 우열비평은 한국 시화에서 중요한 비평수단 중 하나로 되었다. 그 표현 형태에는 우열비평을 하는 경우와 그렇지 않은 경우, 그리고 파생된 여러 가지의 형태가 있다.

둘째, 한국 시가에서 응용하고 있는 우열비평의 특징에 대해 논술할 것이다. 우선 우열비평은 중요한 비평방식의 하나로써 한국 시화 중에서 숙련되게 응용되고, 중요한 言說 ‘도구’가 된다. 다음 한국의 논평가들은 중국 시화

* 中國 寧波大學 人文與傳媒學院 講師 / xuexianchao@nbu.edu.cn

의 論斷을 받아들임과 동시에 정밀한 분석을 통하여 자신의 견해를 제기했다. 이로써 자신들의 심오한 시학적 조예를 나타내기도 했다.

셋째, 한국 시화 중 우열비평의 이론 기능에 대한 논의이다. 구체적인 ‘語境’ 비평하는 중, 중국시의 우열을 판단하고 본토의 한시에 대하여 판단할 수 있는 기준을 세웠다. 우열비평은 한국 한시의 중요한 비평방식으로써 한국 한시의 발전 방향과 특징에 영향을 미쳤다.

◆ 주제어

한국 한시, 우열비평, 비평 기능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往来频繁,关系密切。韩国曾经大量接受中国文化。韩国士人童蒙时期就开始学习中国经典,采用汉字进行公私撰述,由是之故,韩国亦有汉诗,遂亦有诗话之作。韩国学者赵钟业指出:“韩国之诗话起于高丽中叶,实蒙宋诗话之影响者也。”中国学者蔡镇楚也指出:“朝鲜诗话,正是朝鲜千年汉诗繁荣发展的产物,是朝鲜先民吸收中国诗话这一独特的诗歌评论样式,经过移植,模仿而使之高丽化、朝鲜化的结果。”¹⁾确实如此,宋代以后,中国诗话勃兴,受此影响,韩国也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诗话著作,仅赵氏『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就收录了129种,中国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校注了韩国诗话作品136部。而如果按照赵钟业『诗话的广义性』中对诗话的定义,数量则更为庞大。

韩国诗话是东亚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韩国诗话的产生、发展、演变、体制、语言范畴,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表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民族文化性格和审美心态。本文聚焦于优劣批评这一批评范式,考察其在韩国古典诗话中的传承运用的特点,管中窥豹,求教于方家。

I. 韩国诗话中所见中国诗人优劣的存在形态

优劣批评是指通过细致的诗艺辨析来品第诗人(作)高下,借此表达主张、塑造经典的一种批评范式。这种批评方式源远流长,有诸多表现形式,和其他批评方式配合运用,关涉诸多诗学领域,是传统诗学习用的批评范式。

优劣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区分优劣,二、不区分优劣,此一批评范式凝练了大量的批评术语,跨越创作论、作家论、作品论等多个论域,和很多重要的理论命题如自然和人工的审美类型之争、才和法(学)冲突等紧密相关。

优劣批评的源远流长,在诗话中,与其他批评范式相配合,可以实现多种理论功能,因此,受到中国影响,韩国古典诗话中优劣批评的运用比比皆是,在个别

1) 蔡镇楚,『石竹山房诗话论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论家那里还表现非常突出，成为重要的言说工具。其中，对中国诗人的优劣批评一方面可见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可见韩国论家的自得之见，有重要的理论功能和研究价值，具体而言，其形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区分优劣的情况

A和B两者比较的前提是某种相似性或可比性，比如二者题目、体裁、格调、用字、风味、时代相同、相近，或者二者在地位上、影响上具有可比性。一般是齐名比较，齐名前提下，显示一定的倾向性。

同题优劣：指相同的题目或者题材，在人不能辨或者不同意前人辨析的情况下，作出的优劣比较。

李晔光『芝峰类说』云：“唐人早行诗，如刘沧‘残影郡楼月，一声关树鸡。’语非不佳，而较诸温庭筠‘鸡声茅店月’，则意味殆若天壤。”²⁾又，“『冷斋夜话』：‘山谷尝称荆公『与客夜坐』诗、东坡『山寺赠僧』诗二绝’云。余谓：‘各据槁梧同不寐，偶然闻雨落阶除’荆公诗也。‘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雨打窗’东坡诗也。细味之，则荆公无意，东坡有意，此可见优劣矣。”³⁾李晔光推崇唐代，曾意论诗曰：“以诗为学者，有意于诗者也；以学为诗者，无意于诗者也。有意无意之间，优劣判矣。”⁴⁾可见，李是通过优劣比较，为自己的诗学趣尚做了注脚。

同调优劣：南龙翼云：“贾浪仙、孟贞曜皆工于穷，而贾胜。”⁵⁾李瀾云：“韩退之一生慕效李杜，然比诸李风神不足。比诸杜气骨不足。”⁶⁾两则，都是在言双方格调近似的情况下的优劣情况，贾岛与孟郊人评“郊寒岛瘦”，因此都是“穷”，南龙翼认为贾岛更胜一筹，至于韩愈在韩国影响很大，李瀾将其比诸李杜，言明其

2) 李晔光，『芝峰类说』，见卞健行等编：『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2页。（本文中韩国诗话资料除特别标注外，均引自此书，故下文为避繁琐，只标页码。）

3) 李晔光，『芝峰类说』，63页。

4) 李晔光，『芝峰类说』，55页。

5) 南龙翼，『壶谷诗评』，143页。

6) 李瀾，『星湖僊说』，228页。

缺陷。

警句优劣：李晔光『芝峰类说』：“李攀龙咏新河一联曰：‘春流无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宫。’王世贞极称之，以为不可及。而世贞亦有诗曰：‘连山尽压支祁锁，逼汉疑穿织女机。’”『尧山堂记』以为此联在沧溟之上。余谓王诗气力固健，然句法未免矜持，恐不如李之全完也。”⁷⁾又云：孟浩然诗曰：“江清月近人。”杜子美云：“江月去人只数尺。”罗大经以为浩然浑涵，子美精工，余谓子美此句大不及浩然。⁸⁾两条都是举诗人佳句，在前人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摘句比较，在中韩诗话中都非常普遍。

同字优劣：李晔光云：“杜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李白‘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王荆公诗‘绿缿寒芜出，红争暖树归’，此三诗皆用归字，而古人以荆公诗为妙甚。余谓不然，老杜巧而费力，荆公欲巧而无穿凿，李白为近自然。”⁹⁾韩国士人非常倾慕陶渊明，所以作者才会在这里讨论“归”字，并得出李白最为自然的结论。

仿诗优劣：宋代、明代诗人追慕唐代诸公，出现了很多拟诗、仿诗，因此二者具备了比较的条件。李晔光云：“王维诗：‘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山谷用之曰：‘帷中已断匈奴臂，军前更饮月支头。’只换帷中、军前四字，而优劣判矣。¹⁰⁾又，“李白乐府曰：‘独漉水中泥，水深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此词句法出于戏语，而有爱人之意，为可喜耳。山谷效之曰：‘石吾甚爱之，勿使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伤我竹。’人以为佳。然所爱者，石与竹耳。诗格虽同，而用意相远如此，可辨其高下矣。¹¹⁾两条材料都是比较黄庭坚以所谓“脱胎换骨”法进行的创作，李晔光推崇唐代无意为诗、讲究兴象，所以排斥山谷，也是符合他一贯的诗学观点。

唐宋优劣：唐宋优劣之争是贯穿宋后史学界的一条重要线索，韩国诗家对此也

7) 李晔光，『芝峰类说』，64页。

8) 李晔光，『芝峰类说』，58页。

9) 李晔光，『芝峰类说』，59页。

10) 李晔光，『芝峰类说』，72-73页。

11) 李晔光，『芝峰类说』，58页。

多有关注。郑斗卿『东溟诗说』云：“律诗拘于定体，故不若古体之高远，然对偶音律，亦文辞之精者，当以盛唐诸子为法。赵宋之诗虽多大家，非诗正宗，不必学也。”¹²⁾申景潜『旅菴诗则』云：“世之人皆以为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因胜于宋。宋故逊于唐，此以唐诗多影描，宋诗多铺陈故也。然而宋之不如唐，是因气格俱下之致也，非由于铺陈素不如影描而然也。世末而文辞胜，只以风韵景色为尚，不复审体格气味之如何，惜哉！”¹³⁾上引两条都宗唐，尤其申氏不是泛论优劣，而是在辨析渊源的基础上，指出唐宋诗在气格上的差异，是有识之论。

互有优劣：诗人齐名，有些是好事者为之，有些因声价而定，掺杂了非诗因素，因此都需要精细辨析。表现在诗话中，一些著名的齐名诗人就存在互有优劣的情况，体现出论诗的精微深入。如申景潜『旅菴诗则』云：“论者必以李、杜并称大家数，而余尝断之，以为杜甫之忧爱君国，扶持义理，可以为经，可以为史，可以为有关于世教处，则李白固当逊其矫矫之牛耳矣。至于冲淡坦正，能近邃古之风味者，则惟李白有之，杜甫卒未免为后世之体。”¹⁴⁾南龙翼『壶谷诗评』云：“刘宾客、柳柳州齐名，而刘胜，但柳之『南涧题』小咏，当压刘之『岳阳楼』长篇。白香山、元平章齐名，而白胜。但元之『连昌宫词』，当跨白之『长恨歌』。”¹⁵⁾

2. 优劣难分的情况

优劣比较需要可比性之类的限定，失去了严格的限定和合理的范围，就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很多论家也注意到A、B同优，不可（论）优劣的情况，“齐名并驾论”是不可（论）优劣的一个衍生形态，并驾就是并优，一般有两种形式，一个是同时代的两个诗人并优不作优劣判断，另一个是拿后代诗人附丽于前代著

12) 郑斗卿, 『东溟诗说』, 128页。

13) 申景潜, 『旅菴诗则』, 176页。

14) 申景潜, 『旅菴诗则』, 183页。

15) 南龙翼, 『壶谷诗评』, 143页。

名诗人，利用经典表达对后代诗人的推尊，从而实现其诗学功能。

关于前者，较有代表性的是韩国学者对李杜优劣的看法。李杜优劣是中国诗学的经典命题，对李、杜各有推尊，也有两尊的，如韩愈、严羽等，两尊的情况，一般是为了调和相反的两种意见，避免偏僻的。韩国学者也有此论，如南龙翼云：

“弇州评李、杜曰：‘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逸沈雄为贵。味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嘘唏欲绝者，子美也。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不足法也。’此诚不易之定论，而余犹有释然者，李、杜之五言古，如古风纪行可以相埒。而如杜之《石壕吏》、《潼关吏》、《无家别》、《新婚别》、《遣怀》诸篇，李固不可敌《北征》、《赴奉先》二长篇，又胜于《忆旧游》、《五屋山人》；则五言杜实优矣，而不论于神圣之中，至若七言歌行，李之《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忆秦娥》诸篇，杜亦无可对，岂有神圣之别欤？”¹⁶⁾

南龙翼引述王世贞关于李杜优劣的判断，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二家并优，不该有神、圣的区别，实际是强调二者各有胜场，不必强分优劣。

徐居正《东人诗话》云：“梅圣俞、苏子美齐名一时，二家诗格不同。苏之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梅则研精覃思，以深远闲淡为高致，各缘所长，虽擅论者，未易甲乙。”¹⁷⁾这段话虽然是欧阳修的翻版，但是也可见徐居正对苏、梅二人诗格不同，但是各自造极，因为不宜轻易比较。

许筠《鹤山樵谈》云：明人诗，荅谷以何仲默为首，仲兄以李献吉居最，尹月汀以李于鳞度越前二子，论莫之定。凤洲之言曰：‘律之献吉而高，仲默而畅，于鳞而大。亦不以某为首而某次之也。’”¹⁸⁾许筠接受王世贞的观点，对明代几位代表

16) 南龙翼，《壶谷诗评》，142-143页。

17) 太学社选编，《韩国诗话选》，太学社1983年版，206页。

18) 许筠，《鹤山樵谈》，44页。

诗人不做优劣区分

关于后者，韩国诗家也常将后代诗人附丽前代经典诗人，也达到推尊的目的，如附丽李杜：

李仁老『破闲集』：“及至苏、黄，则使事益精，逸气横出，琢句之妙，则可以与少陵并驾。¹⁹⁾

许筠『鹤山樵谈』云：“明人以诗鸣者，何大复景明、李崕峒梦阳，人比之李杜。”²⁰⁾

附丽唐宋：

徐居正『东人诗话』：“今观李文顺『开元天宝四十二咏』随事讽咏，抑扬顿挫，沉沈痛快，虽置之于唐宋作者，亦无愧焉。”²¹⁾

李瀾『星湖僊说』：“近日有文士某于诗学颇深，谓人曰：‘东坡唯『芙蓉城』一篇，可拟于唐人。’”²²⁾

3. 压卷论

“压卷论”是优劣批评中的一种形式，指诗文书画中超越其他作品的最佳之作（也引申为第一篇）。即通过言某诗人、某诗作、某字在一定范围内为最优，用以确立其经典价值，供人效仿并指示诗学方向等。

压卷是一个泛称，具体而言，有一组意义相近的从评人到评诗文的名词，如用以确立经典价值的“独步”。

李仁老『破闲集』：“自雅缺风亡，诗人皆推杜子美为独步。岂唯立语精硬，

19) 李仁老，『破闲集』，4页。

20) 许筠，『鹤山樵谈』，47页。

21) 徐居正，『东人诗话』，19页。

22) 李瀾，『星湖僊说』，203页。

刮尽天地菁华而已，虽在一饭未尝忘君，毅然忠义之节，根于中而发于外，句句无非稷契口中流出，读之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玲珑其声，其质玉乎，盖是也。”²³⁾

南龙翼：『壶谷诗评』：“陈子昂五言律，凌亢少偶，而如『感遇』诸篇，当时作者之所无。如太白仙才，未免祖述，所以为初唐之独步。”²⁴⁾

杰作：

李晔光云：“杜甫『北征』诗，李白『天上白玉京』诗，韩愈『南山』诗，古今长篇中最为杰作，而反复详味，则李诗气力不及『北征』诗，雄浑不及『南山』乃知尺有所短耳。”²⁵⁾

绝唱：

『晴窗软谈』云：“唐彦谦『题仲山』：‘千载遗踪寄薜萝，沛中乡里汉山河。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可谓绝唱。”²⁶⁾

第一：

金万重：“诗人于古人之诗，所尚不同，亦可见其才识。宋严沧浪以崔颢『黄鹤楼』为唐律第一，明何大复以沈佺期『卢家少妇』为第一，李沧溟以王昌龄『秦时明月』为绝句第一，杨升庵以刘禹锡『春江一曲』为第一。”²⁷⁾

不可及：

申钦云：“从军行非不多，虞世南诗：‘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人不可及。”²⁸⁾

南龙翼云：“储、韦五言古齐名，储之『渔』、『樵』、『耕』、『牧』等作固好，苏州之‘贵贱虽异等’，‘今朝郡斋冷’等作清奇不可及。”²⁹⁾

23) 李仁老，『破闲集』，4页。

24) 南龙翼，『壶谷诗评』，142页。

25) 李晔光，『芝峰类说』，59页。

26) 申钦，『晴窗软谈』，110页。

27) 金万重，『西浦漫笔』，149页。

28) 申钦，『晴窗软谈』，108页。

29) 南龙翼，『壶谷诗评』，143页。

冠冕：

南龙翼云：“五七言俱创于汉武帝时，而柏梁七言，痴骇可笑。苏李五言，冠冕后代。”³⁰⁾

压卷：

南龙翼云：“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古人各有所主。而以余妄见论之，五言绝则王右丞‘人闲桂花落’、七言绝则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五言律则杜隰城‘独有宦游人’、七言律则刘随州‘建牙吹角不闻喧’等作，似当全篇之完备警绝者。若求于李、杜，则五七绝当尽在李，五七律当尽在杜，此则不敢论。”³¹⁾

南龙翼云：“李司马‘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诸溪近海潮皆应，独树边淮叶尽流。’一律，当压郎、韩、卢、耿诸人。”³²⁾

以上数条都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一定的体裁、某种风格中等确定某为最优，这种论断严格来说不一定合理，但是也有一时公议，其作用在标榜才识和确立经典。

此外，韩国诗家论中国诗人时，还常标“准的、正脉、正始”以确立取法对象。

李植：“李白古诗飘逸难学，杜甫变体，性情词意，古今为最。记行及离别等作，分明可爱者，不可不熟读摹袭以为准的。”³³⁾

申钦：七言律正始，当以沈佺期『古意』为之首。³⁴⁾

李宜显：至唐益精炼，众体兼备，而杜陵集大成，此又诗家正脉也。³⁵⁾

30) 南龙翼, 『壶谷诗评』, 141页。

31) 南龙翼, 『壶谷诗评』, 144页。

32) 南龙翼, 『壶谷诗评』, 144页。

33) 李植, 『学诗准的』, 125-126页

34) 申钦, 『晴窗软谈』, 109页。

35) 李宜显, 『陶谷杂著』, 194页

韩国诗论儒家化非常明显, 因此我们认为, 这种标“正”与“准”的说法, 包含着某某为最优的判断。

II. 从论中国诗人优劣看韩国诗话优劣批评的运用特色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韩国诗话中对中国诗人优劣的论断, 总结来看, 韩国诗话中的优劣批评运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特色。

首先, 优劣批评作为一种重要的批评方式, 在韩国诗话中运用熟练, 成为重要的言说工具。具体而言, 韩国诗话中优劣评所依循的批评尺度非常多样, 有涉及到主体精神方面的主体素养方面的才、性、德、气等; 有涉及到作品要素完成程度方面的气、格、调、风、体、韵、致、象、趣、味、情、骨、意、法、学、律、力、音、脉等; 有涉及作品整体风貌方面的穷、逸、高、硬、奇、雄、清、畅、大、精工、浑涵、自然、雄浑、高雅、华妙、清淡、飘逸; 涉及到使事、琢句、炼字、用意等多个方面; 涉及中国诗人众多, 其中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唐代诗人、苏轼、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等宋代诗人、李东阳、王世贞、李梦阳、何景明等明代诗人论之尤详且精, 涉及中国诗人百余位。在韩国众多诗话中, 有些对优劣批评运用尤为突出, 如李睟光的『芝峰类说』, 南龙翼的『壶谷诗评』, 李瀾的『星湖僿说』等, 优劣批评俨然成了著作的主要批评手段。

其次, 优劣批评作为一种批评范式, 在韩国诗话中运用意识更明确, 更集中, 其理论功能也就更显著, 在一些论家那里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学者蔡镇楚先生曾指出韩国诗话具有“欧阳修化”的特点, 即“以‘闲谈’、‘记事’为创作旨归, 风格轻松、活泼、体制自由, 松散, 语言平易, 浅近, 很少单独发议论, 很少大段地阐述个人的诗论见解, 多半论诗条目是寓诗论之见于‘闲谈’、‘记事’之中。”³⁶⁾笼统的看, 这个论断有其道理, 但是这并不影响韩国诗话以自己的方式论诗言理, 如

36) 蔡镇楚, 『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 『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

南龙翼在『壶谷诗话』中对优劣批评的运用，首先非常集中，整部『壶谷诗话』都在优劣比较的框架下来进行精细的诗艺辨析，对韩国诗人的批评也贯穿了这一方法。其次，运用意识非常明确，南龙翼的诗评受到敖陶孙和王世贞同名著作的影响，但是却改变了前著以描述为主、譬喻多方的模式，而是改为优劣判断，说明他是看重这一批评方式，有意为之。

其次，韩国论者在接受中国诗学观点的同时，能通过精细辨析，对很多经典命题，表达了独立的见解，创造性的运用了很多新的诗学范畴，显示出精湛的诗学造诣。

韩国论家的独立见解往往经由以下两个途径引出，一个是对前人（尤其是中国）定评的怀疑，引出己见。如『壶谷诗评』引王世贞“子桓胜于子建”的论断，表示了自己的质疑：“此果的论欤？‘谒帝承明庐’诸篇，似非子桓可及。”³⁷⁾二是对中国争论已久的经典优劣命题，直陈己见。如，『南山』与『北征』优劣，中国多有争论，『芝峰类说』指出：“杜甫『北征』诗，李白“天上白玉京”诗，韩愈『南山』诗，古今长篇中最为杰作，而反复详味，则李诗气力不及『北征』诗，雄浑不及『南山』乃知尺有所短耳。”³⁸⁾『潜溪诗眼』载：“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谓『南山』诗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论遂定。”这是中国关于『北征』、『南山』之争的经典论断，李晔光在此加入李白诗，并进行三者比较，得出李白诗的优劣问题，深化了这一话题。

III. 韩国诗话中优劣批评的理论功能

韩国诗人对中国诗人的优劣判断，不仅是诗艺的精微探讨，引导诗学走向深

37) 南龙翼，『壶谷诗评』，141页。

38) 李晔光，『芝峰类说』，59页。

入,更折射出其本国思想文化和时代风尚。在具体批评语境中间,对中国诗的优劣判断,不是一种旁观式的解读,更是为其本土汉诗树立判断标尺;优劣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工具,也随着韩国诗话中“论”量的增加,成为韩国汉诗的重要批评方式,二者的合流,共同影响、规范着韩国汉诗的发展方向与诗学特色。

朝鲜古典诗学宗尚随时代发展,亦有较大演变。卞健行指出:“自新罗之高丽之初,朝鲜诗坛崇尚唐诗,推崇李白、杜甫、韩愈和柳宗元。到高丽中、末叶则转而宗宋,崇尚苏轼、欧阳修、梅圣俞之诗,尤其是尚东坡之学声势浩荡,直至李朝初期,饮誉甚久。到了近世,与明代七了‘诗必盛唐’相呼应,崔庆昌、白光勋等又转而宗唐,山尊崇东坡而回复到宗尚杜甫。”³⁹⁾回到韩国诗话中确乎如此,唐、宋诗的优劣问题,成为重要的批评标尺,蔡镇楚先生在『比较诗话学』中把朝鲜古典诗话对唐宋诗的宗尚,分为三大派别:一是宗唐派,代表人物及作品有许筠的『鹤山樵谈』、『惺叟诗话』,尹根寿『月汀漫笔』,李晔光『芝峰类说』,梁庆遇『霁湖诗话』,柳梦寅『於于野谈』,李植『学诗准的』,金得臣『终南丛南』,任璟『玄湖琐谈』,丁若镛『箴翁漫笔』等。二是宗宋派,代表人物及作品有权应仁『松溪漫录』、李瑩『艮翁疣墨』等。三是唐宋并宗派,代表人物及作品有申钦『晴窗软谈』(三卷)等。⁴⁰⁾韩国论家金万重的描述,也印证了中国诗尤其是唐宋优劣问题对韩国诗坛的影响:“本朝诗体,不啻四五变。国初承胜国之绪,纯学东坡,以迄于宣靖,惟容斋(李荇)称大成焉。中间参以豫章,则翠轩之才,实三百年一人。又变而专攻黄、陈,则湖(郑士龙)、苏(卢守慎)、芝(黄廷彧)鼎足雄峙。又变而反正于唐,则崔(庆昌)、白(光勋)、李(达)其粹然者也。夫学眉山而失之,往往见陈,不满人意。江两之弊,尤拗拙可厌。崔、白之于唐,五律七绝,仅窥晚季藩篱,沾沾一窗,不足以果腹,其可及人乎?权汝章以布衣之雄,起而矫之,采掇唐、宋,融洽雅俗,磨砢治治,号称尽美。东岳和之,加以富有;泽堂(李植)嗣兴,理致尤密,遂使残膏剩馥,沾丐至今,可谓盛矣。而末充之弊,全废古学,空疏鄙谷,比前扫地,而诗道百仞之穷,未有甚

39) 卞健行等编,『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页。

40) 蔡镇楚,『比较诗话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289页。

于此时也。若学明一派，滥觞于月汀、玄轩诸公，近代李子时其成家者，盖东诗横出之枝也。⁴¹⁾在具体的批评中间，唐、宋作为一个批评框架，论述中国的后来时代，诗人及韩国诗人都习将其至于唐宋的框架下比较优劣得失，确定文学史的定位，如南龙翼论明诗：“格不及于唐，情不及于宋”就是如此，再如“逼唐”、“拟唐”、“唐人恐不如是”等都成为重要的理论言说手段。

韩国诗话在接受继承优劣批评的过程中，形成了论中国诗人优劣、论中韩诗人优劣、论韩国诗人优劣三类。其中，第二类，便是通过和中国诗人同论的方式来实现批评功能的。南龙翼云：“东溟晚出，莫有能抗之者……，而至若七言歌行，则仿佛李、杜，我国前古所未有也。⁴²⁾将郑斗卿比之李杜，树立标杆的意味非常明显，再如徐居正就对比论述了苏轼、黄庭坚与朝鲜崔恒三人的咏物诗：“古之诗人，托物取况，语多精切。如东坡『咏海棠』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以妇人譬花也。山谷『咏茶蘼』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以丈夫譬花也。崔文靖恒『咏黑豆』云：‘白服似嫌憎俗意，漆身还有报仇心。’以文人烈士譬黑豆，用事奇特，殆不让二老。”⁴³⁾苏黄是中国宋诗经典诗人，苏轼在韩国有特殊地位，让崔与三者同列，并言“不让二老”，是明显的推尊。南、徐两位论家就是通过中韩诗人并论的方式来实现标树经典，引导诗坛的诗学作用的。

41) 张伯伟，『朝鲜古代诗学总说』，见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延边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4页。

42) 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8页。

43) 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太学社1996年版，第500页。

韓國古典詩話의 중국시인 우열론

중국과 한국은 산수가 연접하고 있어 예로부터 활발한 교류와 긴밀한 관계를 형성했다. 한국은 일찍부터 중국문화를 적극적으로 수용했고, 한국의 士人들은 유년 시기부터 중국 고전을 학습했으며, 漢字를 사용해서 공작·사적 저술을 했으므로 한국에는 漢詩도 있고, 그래서 詩話도 있다. 한국 학자 趙鍾業 선생은 “한국 시화는 高麗중엽부터 생겨났는데, 宋代 시화의 영향을 받은 것이다.”라 하였고, 중국 학자 蔡鎮楚 선생도 “조선의 시화는 한국의 천년에 걸친 한시의 번영과 발전의 산물이며, 한국의 선조들이 중국 시화라는 독특한 시기평론양식을 흡수하여, 이식과 모방의 과정을 거쳐 자국화한 결과다.”라 평했다.⁴⁴⁾ 중국에서는 송대 이후부터 시화가 크게 유행했는데, 이 영향을 받아 한국에서도 많은 시화 저작이 생겨났다. 조종업 선생의 『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에는 韓國詩話 129종을 수록하고 있고, 중국의 蔡美花·趙季 선생이 주편한 『韓國詩話全編校注』에는 136편에 대한 교석과 주석이 실려있는데, 만약 조종업 선생이 『詩話的廣義性』에서 내린 시화의 정의에 따른다면 그 수량은 더욱 방대해진다.

한국의 시화는 동아시아 문화교류의 증거 가운데 하나다. 한국 시화의 생성, 발전, 변화, 체제, 언어범주에는 모두 중국전통문화의 낙인이 찍혀있고, 독특한 동방민족문화의 성격과 심미감이 표현되어있다. 본문은 優劣批評이라는 비평양식에 초점을 두고, 그것이 한국고전시화에서 전승되고 운용된 특징을 고찰하였다. 좁은 시야로 한국의 시화에 대하여 분석한 줄고에 대하여 많은 질정을 바란다.

44) 蔡鎮楚, 『石竹山房詩話論稿』,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p107.

I. 한국 시화에 보이는 중국 시인의 우열 양상

우열비평은 시가예술에 대한 세밀한 분석을 통해 시인(또는 작품)의 우열을 정하는 것으로, 이를 빌려 자신의 주장을 펼치거나 전범을 세우는 비평양식이다. 이런 비평방식은 일찍부터 시작되었고, 표현 방식이 다양하다. 또한 다른 비평방식과 함께 운용되며, 여러 詩學 영역에 걸쳐있는데 전통 시학에서 자주 사용되는 비평양식이다.

우열비평의 주요 표현 방식에는 첫 번째로 우열을 구분하는(區分優劣) 방식이 있고, 두 번째는 우열을 구분하지 않는(不區分優劣) 방식이 있다. 이 비평양식에는 대량의 비평 술어가 압축되어 있는데, 창작론, 작가론, 작품론 등 여러 이론영역을 넘어서, 自然과 人工의 심미유형에 관한 논쟁, 才와 法(學)의 충돌 등과 같은 많은 중요한 이론적 명제들과도 긴밀한 관계를 형성한다.

우열비평은 원류가 오래고, 시화에서 다른 비평양식들과 서로 배합되기 때문에, 다양한 이론적 기능을 수행할 수 있다. 중국의 영향을 받아 한국고전 시화의 우열비평운용 역시 비슷한 양태를 보이는데, 각 한국 문학이론가들의 작품 속에 매우 두드러지게 나타나고, 이들이 주장을 세우는 중요한 도구가 되었다. 이 가운데 중국 시인에 대한 우열비평은 중국의 영향을 볼 수도 있고, 또 한국 문학이론가들의 독자적인 견해도 볼 수 있어서, 중요한 이론적 기능과 연구의 가치가 있다. 아래에서 그 구체적인 형태를 몇 가지로 서술하고자 한다.

1. 區分優劣

A와 B를 비교할 때 그 전제는 둘 사이에 유사성과 可比性이 있다는 것이다. 예를 들면 두 작품의 題目, 體裁, 格調, 用字, 風味, 時代가 서로 비슷하거나, 혹은 두 작품이 지위나 영향력에 있어 비교할 만한 성질을 갖춘 경우다. 일반적으로 명성이 비슷했던 사람들을 비교하는 ‘제명비교’는 명성이

비슷하다는 전제 하에서 일정한 경향성을 갖추고 있다.

같은 제목·제재의 우열(同題優劣) : “同題”는 제목이나 제재가 같은 작품의 우열을 사람들이 가리지 못하였거나, 이전 사람들의 분석에 동의하지 않을 때 하는 우열비교를 가리킨다.

李晔光是『芝峯類說』에서 “唐代 사람들의 「早行」시에서, 예를 들면 劉滄의 ‘반그림자 지는 郡樓 위의 달, 潼關 수풀 속의 닭울음 소리(殘影郡樓月, 一聲關樹雞)’는 시어가 아름답지 않은 것은 아니나, 溫庭筠의 ‘닭 우는 허름한 여관의 달(雞聲茅店月)’에 비교하면, 그 맛이 거의 하늘과 땅의 차이가 있다.”⁴⁵⁾ 또 “『冷齋夜話』에서 黃庭堅이 일찍이 王安石의 『與客夜坐』와 蘇軾의 『山寺贈僧』를 동시대 두 편의 절창이라 칭송했는데, 내 생각에는 ‘각자 거문고 뜯으며 함께 잠을 자지 않는데, 문득 뜯 계단에 비 내리는 소리 들리네(各據檣梧同不寐, 偶然聞雨落階除)’는 왕안석의 시고, ‘흰 재 뒤적여 붉은 불 일구고, 누워서 후드득후드득하는 창문 때리는 빗소리 듣는다(白灰旋撥通紅火, 臥聽蕭蕭雨打窗)’는 소식의 시인데, 세밀하게 음미해보면 왕안석의 시에는 뜻이 없고, 소식의 시에는 뜻이 있으니, 이로써 우열을 알 수 있다.”⁴⁶⁾라 했다. 이수광은 唐詩를 추종했으며, 뜻으로 시를 논하면서 “시로 학문을 하는 자는 시에 뜻을 둔 자이다. 학문으로 시를 하는 자는 시에 뜻이 없는 자이다. 뜻이 있고 없고 사이에 우열이 판가름 난다.”⁴⁷⁾고 하였으니, 이수광은 우열비교를 통해 자신의 시학적 취향을 설명했던 것을 알 수 있다.

같은 격조의 우열(同調優劣) : 南龍翼은 “賈島와 孟郊 모두 窮狀을 표현함에 뛰어났지만 가도가 낫다.”⁴⁸⁾라 하고, 李瀛은 “韓愈는 일생토록 李白과 杜甫를 선망하고 본받았지만, 이백에 비하면 문체에 神韻이 부족하고, 두보에 비교하면 氣骨이 부족하다.”⁴⁹⁾라 하였다. 남용익과 이익은 모두 비교하는 사

45) 李晔光, 『芝峯類說』. 卍健行等編 : 『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 中华书局2002年版, p62页. (논문의 한국시화 자료는 별도 표시가 없으면 모두 이 책에서 인용했다. 번거로움을 피하고자 쪽수만 표기했다.)

46) 李晔光, 『芝峯類說』, p63.

47) 李晔光, 『芝峯類說』, p55.

48) 南龍翼, 『壺穀詩評』, p143.

람의 격조가 비슷한 경우의 우열 상황을 말하고 있다. 가도와 맹고는 보통 “맹고는 차갑고, 가도는 여윌었다”라고 해서 모두 “窮氣가 있다”라는 평이 있지만, 남용익은 가도가 더 낫다고 생각했다. 한유는 한국에서 영향력이 매우 컸지만, 이익은 한유와 이백·두보를 비교하면서 한유의 결점을 분명하게 지적했다.

警句의 우열(警句優劣) : 이수광은 『지봉유설』에서 “李攀龍이 新河를 읊으며 ‘봄 강물 아무 일 없는 듯 넘실대며, 추색은 瓠子宮에 의연한데(春流無恙 桃花水, 秋色依然瓠子宮)’라고한 시구가 있는데, 王世貞이 극구 칭찬하며 자신이 미칠 수 없다고 여겼다. 하지만 왕세정 역시 新河를 읊은 시가 있었으니 ‘산을 이은 모습은 支祁鎖를 모두 누른 듯, 하늘 가까이 다가간 모습은 직녀의 베틀에 메인 것인가(連山盡壓支祁鎖, 逼漢疑穿織女機)’라 했는데, 『堯山堂記』에서는 이 구가 이반룡보다 위에 있다고 여겼다. 나는 왕세정의 시가 기력이 굳건하나, 句法이 얽매임을 면치 못하니 이반룡의 완전함만 못하다고 생각한다.”⁵⁰⁾라 했다. 또 “孟浩然의 시 ‘강 맑아 달이 사람 가까이 다가오네(江淸月近人)’와, 두보의 ‘강물 위의 달은 사람에게서 겨우 두어 자 떨어져 있고(江月去人只數尺)’에 대해 羅大經은 맹호연의 시는 깊은 함축이 있고(渾涵), 두보의 시는 정밀하고 잘 다듬어져 있다고 여겼지만 나는 두보의 이 구절이 맹호연에 크게 미치지 못한다고 생각한다.”⁵¹⁾라 했다. 이 두 조목은 모두 시인의 훌륭한 시구(警句)를 예로 들면서 전인의 비평 기초위에 자신의 견해를 제시했는데, 이런 摘句를 통한 비교는 중국이나 한국의 시화에서 매우 보편적이었다.

같은 글자의 우열(同字優劣) : 이수광은 “두보의 시에 ‘붉게 물든 복사꽃 하늘거리고, 푸른 빛 돌아온 버들잎 새롭다(紅入桃花嫩, 靑歸柳葉新)’라 했고, 이백은 ‘차가운 눈이 매화꽃 속에서 녹자, 봄 바람이 버드나무 끝으로 돌아오네(寒雪梅中盡, 春風柳上歸)’라 했으며, 왕안석의 시에는 ‘푸름은 추운 날

49) 李漢, 『星湖僊說』, p228.

50) 李晬光, 『芝峰類說』, p64.

51) 李晬光, 『芝峰類說』, p58.

시는 풀을 잡아당기며 나오고, 붉은 따사함을 다투며 나무로 돌아오네(綠攬寒蕪出, 紅爭暖樹歸)’라 하였다. 이 3수의 시 모두 “歸”字를 사용했는데, 古人들은 왕안석의 시가 매우 교묘하다고 했다. 하지만 나는 그렇게 생각하지 않는다. 두보는 공교함에 힘을 다 쏟았고, 왕안석은 교묘함을 욕심내어 더욱 천착했으니, 이백이 자연스러움에 가깝다.”라고 하였다. 한국 사대부들은 陶淵明을 극히 경모했기 때문에 이수광도 여기에서 “歸”字를 논의했고, 또한 이백이 가장 자연스럽다는 결론을 얻었다.

모방시의 우열(仿詩優劣) : 宋明 시인들은 唐代的 여러 시인을 추모했기 때문에, 많은 仿詩가 나타났다. 그래서 원작시와 모방시는 비교의 조건이 성립된다. 이수광은 “王維의 시 ‘검을 뽑아 오만한 흉노의 팔을 자르고, 말 타고 돌아오는 길 월지국 왕의 머리로 함께 술을 마시네(拔劍已斷天驕臂, 歸鞍共飲月支頭)’를 黃庭堅이 사용하면서 ‘장막에서는 이미 흉노의 팔을 베었고, 전장에서는 월지국 왕의 머리로 술을 마셨지(帷中已斷匈奴臂, 軍前更飲月支頭)’라고 하였다. 다만 앞 네 글자만 바꾸었을 뿐이니 우열이 판가름 났다.”⁵²⁾고 하였다. 또 “이백의 『樂府』시에 ‘홀로 물속 진흙을 거르는 것은, 물이 깊어 달을 볼 수 없어서지. 달은 볼 수 없어도 괜찮지만, 물이 깊으면 행인이 빠진다네(獨漉水中泥, 水深不見月, 不見月尚可, 水深行人沒)’라고 했다. 이 시의 句法은 희롱하는 말에서 나왔는데, 사람을 소중하게 여긴다는 뜻이 있어 귀를 즐겁게 한다. 황정건이 이것을 본받아 ‘돌을 나는 매우 사랑하니, 소가 뿔을 갈지 못하게 하시오. 소가 뿔을 가는 것은 괜찮지만, 소가 싸우면 내 대나무를 상하게 하기에(石吾甚愛之, 勿使牛礪角. 牛礪角尚可, 牛鬥傷我竹)’라고 하였고, 사람들이 뛰어난 작품이라 여겼지만, 사랑한 것이 돌과 대나무일 뿐이다. 시의 격조는 비록 비슷하지만, 마음 씀씀이의 차이가 이와 같으니, 그 고하를 변별할 수 있다.”⁵³⁾라 하였다. 이 두 조목은 모두 모두 황정건이 “奪胎換骨”法으로 창작한 시를 비교했다. 이수광은 唐代的 ‘의도적으로 시를

52)李晔光, 『芝峰類說』, p72-73.

53)李晔光, 『芝峰類說』, p58.

짓는 것', '興象을 강구하는 것'을 추구했기 때문에 황정견을 배척하였고, 이것은 그의 일관된 시학관점과도 부합한다.

唐宋의 우열(唐宋優劣) : 唐宋시에 대한 우열논쟁은 송대 이후 학계를 관통하는 중요한 화두였고, 한국 시인도 이에 대해 많은 관심을 보였다. 鄭斗卿의 『東溟詩說』에는 “律詩는 정해진 체재에 구속을 당하니, 古體의 높고 심원함(高遠)만 못하다. 하지만 대우와 음을 역시 문사의 정묘한 부분이니, 盛唐의 여러 시인을 본으로 삼아야 한다. 宋詩에 비록 대가들이 많기는 하지만, 시의 正宗이 아니니 배울 필요가 없다.”⁵⁴⁾고 하였고, 申景濬의 『旅菴詩則』에는 “세상 사람들 모두 唐代 사람들은 시로 시를 지었다고 여기고, 宋代 사람들은 文으로 시를 지었다고 생각하여, 당시가 정말 송시보다 낫고, 송시가 실로 당시보다 못하다고 여긴다. 이는 당시에 影描가 많고 宋詩에는 鋪陳이 많기 때문이다. 하지만 송시가 당시만 못한 것은 氣味와 體格이 모두 아래에 있는 소치이지, 鋪陳이 본래 影描만 못하기 때문에 그런 것이 아니다. 시대가 내려가면서 오직 風韻과 景色을 숭배하고, 體格과 氣味가 어떠한지를 살피지 않으니 안타깝구나!”⁵⁵⁾라 하였다. 위에 인용한 두 조목은 모두 宗唐에 관한 것이다. 더욱이 申景濬은 단순히 우열을 논한 것이 아니라, 그 연원을 분석한 기초위에 당송시가 氣格에서 차이가 있다고 하였으니, 상당한 식견이 있는 논설이라 하겠다.

서로 우열이 있음(互有優劣) : 시인이 명성을 나란히 한다는 것에 있어 일부는 호사자가 그렇게 한 것이고 일부는 명성 때문에 그렇게 된 것도 있어서 시 외적 요소가 섞여 있으므로 정밀한 분석이 필요하다. 시화에서 몇몇 명성을 나란히 하였던 저명한 시인들에 대한 우열 상황을 논한 부분은 정밀하고 높은 수준의 시론을 보여준다. 예를 들면 申景濬의 『旅菴詩則』에는 “논하는 사람들은 반드시 이백과 두보를 대가로 꼽아 함께 언급한다. 하지만 내가 판단해 볼 때, 두보가 나라와 군주를 걱정하고 사랑한 것에는 義理가 있

54) 鄭斗卿, 『東溟詩說』, p128.

55) 申景濬, 『旅菴詩則』, p176.

으니 경전이라고도 할 수 있고 역사라고도 할 수 있어서 세상을 교화하는 것과 관계가 있다 할 수 있으므로, 이백은 마땅히 그 영도적 지위를 양보해야 할 것이다. 맑고 깨끗하고 넓고 바른 것(沖淡坦正)과 아득한 옛 풍미에 근접할 수 있는 능력은 이백에게만 있었다. 두보는 끝까지 후세의 詩體를 벗어나지 못했다.”⁵⁶⁾라 하였고, 남용익의 『壺穀詩評』에서는 “劉禹錫과 柳宗元이 명성을 나란히 했으나, 유우석이 더 뛰어났다. 하지만 유종원의 古詩『南澗題』가 유우석의 장편시『岳陽樓』보다 낫다. 白居易와 元稹이 명성을 나란히 했지만 백거이가 더 뛰어났다. 하지만 원진의『連昌宮詞』은 백거이의『長恨歌』를 뛰어넘었다고 해야 한다.”⁵⁷⁾라 하였다.

2. 우열을 가리기가 어려운 상황

우열비교는 비교할 수 있는 성질이 필요하다는 제한이 있다. 엄격한 한계와 합리적 범위를 잃는다면 비교의 의미도 상실 된다. 이뿐만 아니라 많은 시론가 역시 A·B가 모두 뛰어나서 우열을 논할 수 없는 상황에 주의를 기울였다. “齊名並駕論”은 우열을 논할 수 없다는 인식에서 파생된 형태인데, “並駕”라는 것은 곧 함께 뛰어나다는 것이다. 이 논의는 일반적으로 두 종류의 형식이 있다. 하나는 동시대 두 시인이 모두 뛰어나서 우열의 판단을 내리지 않는 경우다. 또 하나는 후대 시인을 전대 저명한 시인과 함께 놓고, 이를 통해 후대 시인에 대한 추존을 밝히는 것으로, 이로써 그 시학적 기능을 실현했다.

전자의 경우 대표적인 것으로는 한국 학자들의 이백과 두보의 우열에 대한 관점이다. 이백과 두보의 우열은 중국시학에서 대표적인 화두인데, 이백과 두보를 각각 추존하는 사람들도 있고, 모두 추존하는 사람도 있다. 한유나 嚴羽는 이백과 두보를 모두 존중했는데, 일반적으로 상반된 두 견해를 조

56) 申景濬, 『旅菴詩則』, p183.

57) 南龍翼, 『壺穀詩評』, p143.

화시켜 편벽됨을 면하기 위해서다. 한국 학자 역시 이런 주장을 했었는데, 예를 들면 남용익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했다.

王世貞이 이백과 두보를 평하며 ‘五言古詩·七言歌行詩에서 이백은 氣를 위주로 삼고 자연스러움을 으뜸으로 삼아, 준일(俊逸)하고 고아하고 유창함(高暢)을 귀하게 여겼다. 두보는 뜻(意)을 위주로 삼고 독자적인 표현을 으뜸으로 삼아, 기특하고 속되지않고 깊고 웅후함(奇逸沈雄)을 귀하게 여겼다. 시의 맛이 사람들을 들뜨게 하고 신선이 되고 싶게끔 하는 자는 이백이고, 사람들을 강개하게하고 격렬한 감정을 느끼게하고 탄식하게하고 감정을 격동시키게 하는 자는 杜甫다. 오언율시·칠언가행시에서 두보는 神이고, 七言律詩에 있어서는 聖이다. 五言絶句에 있어서는 이백이 神이이며, 칠언가행에 있어 聖이며, 오언은 그다음이다. 이백의 칠언율시, 두보의 七言絶句는 모두 變體이므로 본받기에 부족하다’라고 하였다. 이 말이 실로 바꿀 수 없는 정론이지만, 나는 여전히 미진한 구석이 있는 것 같다. 이백과 두보의 오언고시, 예를 들면 고평스러운 기행시에 있어서는 서로 비등하지만, 두보의 『石壕吏』, 『潼關吏』, 『無家別』, 『新婚別』, 『遣懷』등의 작품에 대해서는 이백은 실로 대적할 수 없으며, 두보의 『北征』, 『赴奉先』 장편 두 편 역시 이백의 『憶舊遊』, 『五屋山人』보다 나으니 오언에서 확실히 두보가 이백보다 우수하지만 왕세정은 神·聖에서 논하지 않았다. 七言歌行 중에 이백의 『遠別離』, 『蜀道難』, 『天姥吟』, 『憶秦娥』등의 시를 두보 또한 대적할 수 없으니, 어찌 神·聖의 구별이 있겠는가? 58)

남용익은 왕세정의 이백과 두보의 우열에 관한 판단을 인용하면서 자신의 견해를 제시했다. 그는 두 사람이 모두 뛰어나며, 神·聖과 같은 구별이 있어서는 안 된다고 여겼는데, 그 속 뜻은 이백과 두보가 각자 뛰어난 점이 있어 억지로 우열을 나눌 필요가 없다는 것이다.

徐居正의 『東人詩話』에는 “梅堯臣과 소식이 일시에 명성을 나란히 했으나 두 사람의 詩格은 다르다. 소식은 필력이 호방하고 준일하며, 초속적이며 초월적인(超邁橫絕) 것을 특기로 삼았고, 매요신은 정밀하게 연구하고 깊이 생

58) 南龍翼, 『壺穀詩評』, p142-143.

각해서(研精覃思) 깊고 멀고 한가롭고 담백함(深遠閑淡)을 뛰어나게 이루었으니, 각자 자신의 장기에서 비롯한 것이다. 비록 논설을 잘하는 자라 할지라도 우열을 가리기 어려울 것이다.”⁵⁹⁾라 하였다. 이 말은 비록 구양수의 말을 그대로 옮긴 것이지만, 서거정의 소식과 매요신에 대한 견해를 알 수 있다. 즉 두 사람은 시력이 다르지만 각자 최고의 경지를 창조하였으니 쉽게 비교를 할 수 없다는 것이다.

許筠의 『鶴山樵談』에는 “明代 시인들의 시에 대하여, 李達은 何景明을 으뜸으로 삼았고, 둘째 형(許筠)은 李夢陽을 가장 위에 놓았고, 尹根壽는 이반룡이 앞 두 사람을 뛰어 넘었다고 했는데, 논의를 확정할 수 없었다. 南國柱가 이렇게 말했다‘율시에 있어 이몽양은 높고(高), 하경명은 시원하고(暢), 이반룡은 크니(大), 누구를 으뜸으로 치고 누구를 다음으로 할 수 없습니다.’”라 하였다.⁶⁰⁾ 즉 許筠은 왕세정의 관점을 받아들여 명대 몇몇 대표적 시인들에 대해 우열을 구분하지 않았다.

후자의 경우 한국 시인들도 종종 후대 시인을 전대의 대표적 시인에 붙여서 추존하려는 목적을 달성했다. 예를 들면 다음과 같다.

이백과 두보에 붙이는 경우 :

李仁老의 『破閑集』 : 소식·황정견에 이르면 전고가 더욱 정묘해지고, 뛰어난 기상이 흘러넘치니, 언어를 정련하는 교묘함이 두보와 어깨를 나란히 한다.⁶¹⁾

許筠의 『鶴山樵談』 : 명대 사람들 가운데 시로 뛰어났던 사람에는 하경명, 이몽양이 있는데 사람들이 이백과 두보에 견준다.⁶²⁾

唐宋에 붙이는 경우 :

徐居正의 『東人詩話』 : 지금 이인로의 『開元天寶四十二詠』을 보면, 사건

59) 太學社選編, 『韓國詩話選』, 太學社1983年版, 206.

60) 許筠, 『鶴山樵談』, p44.

61) 李仁老, 『破閑集』, p4.

62) 許筠, 『鶴山樵談』, p47.

마다 시를 읊고 있는데, 抑揚하고 頓挫하는 운율감은 깊으면서도 통쾌(沈沈痛快)하니, 비록 당송의 작가에 놓는다 하더라도 부끄럽지 않다.⁶³⁾

李漢『星湖僿說』: 근자에 어떤 문사가 시학에 사뭇 깊었는데, 사람들에게 말하기를 ‘소식의 『芙蓉城』은 唐代 사람들에 비길 만하다’고 하였다.⁶⁴⁾

3. 壓卷論

압권론은 우열비평형식의 하나이며, 시문과 서화에서 다른 작품을 뛰어넘는 최고의 작품을 의미한다.(第一篇이라고도 한다) 즉 어떤 시인, 어떤 작품, 어떤 시어가 일정한 범위 안에서 가장 우수하다고 하는 것으로, 이를 통해 그 대표적 가치를 확립하여 사람들에게 본받을 것을 권하면서, 또한 詩學의 방향 등을 제시하는 것이다.

壓卷이라는 말은 일종의 범칭으로, 인물 비평에서부터 시문 비평에 이르는 비슷한 의미의 명사들이 있다. 예를 들면 전범적 가치를 확립하기 위해 사용하는 “獨保”라는 말이 있다.

이인으로 『破閑集』: 雅가 훼손되자 風이 없어졌다. 시인들은 모두 두보를 獨保라고 추송하는데, 어찌 언어가 정묘하고 강경하며, 천지의 정화를 다 표현 해서일 따름일까. 비록 한 끼의 밥에도 군주를 잊은 적 없으니, 의연한 충의의 절개가 마음에 뿌리내려 밖으로 발하여 구절마다 稷契의 입에서 나온 것이 아님이 없다. 두보를 읽으면 나약한 사람이 뜻을 세우도록 하는 데 충분하다. ‘영롱한 그 소리, 바탕이 옥이네’라는 것이 이것이다.⁶⁵⁾

남용의 『壺穀詩評』: 陳子昂의 오언율시는 대단히 뛰어나서 비견 될 사람이 드물다. 『感遇』 여러 편은 그 당시에 짓는 사람이 없었으니, 이백의 신선같은 채주로도 그를 따라 하는 것을 면치 못했으니, 초당의 독보라 하겠다.⁶⁶⁾

63) 徐居正, 『東人詩話』, p19.

64) 李漢, 『星湖僿說』, p203.

65) 李仁老, 『破閑集』, p4.

66) 南龍翼, 『壺穀詩評』, p142.

杰作：

이수광：두보의 『北征』시, 이백의 ‘하늘나라 백옥경(天上白玉京)’이라는 시, 한유의 『南山』시는 고금의 장편시 가운데 가장 걸작이지만, 반복해서 자세히 음미하면 이백의 시는 기력이 『北征』시에 미치지 못하고, 응혼함은 『南山』에 미치지 못하니, 아주 조금 모자란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⁶⁷⁾

絶唱：

『晴窗軟談』：唐彦謙의 『題仲山』에 “천년 유적은 薛蘿에 기대었는데, 폐현 마을은 산수가 한나라 그대로이니. 고조의 장릉 역시 인적 드문 무덤일 뿐, 이후 누가 고조와 劉仲의 차이를 알려하리? (千載遺蹤寄薛蘿, 沛中鄉裏漢山河. 長陵亦是閑丘隴, 異日誰知與仲多)”라 하였는데 절창이라 할 수 있다.⁶⁸⁾

第一：

金萬重：시인은 고인의 시에 있어 숭상하는 바가 같지 않으니, 또한 그 시인의 재주와 식견을 볼 수 있다. 송의 엄우는 崔顥의 『黃鶴樓』를 唐代 율시의 第一로 쳤고, 명대 하경명은 沈佺期の “노씨 집 젊은 부인(盧家少婦)”을 第一로 쳤으며, 李攀龍은 왕창령의 “진나라 시절 밝은 달(秦時明月)”을 절구의 第一로 쳤으며, 楊慎은 유유석의 “봄 강물 한 구비(春江一曲)”를 第一로 쳤다.⁶⁹⁾

不可及：

申欽：『從軍行』이란 시가 많지 않은 것은 아니나 虞世南의 “검은 서리꽃이 떨어지지 않고, 활은 새벽 달빛에 더욱 투명하다.”(劍寒花不落, 弓曉月逾明)⁷⁰⁾에는 다른 사람이 미치지 못한다.

남용익：儲廣義와 韋應物은 오언고시로 이름을 나란히 했다. 儲光羲의 『漁』, 『樵』, 『耕』, 『牧』등의 작품이 실로 좋지만, 위응물의 “귀천에 비록 등차가 다르지만(貴賤雖異等)”과 ‘오늘 아침 郡齋가 서늘하여(今朝郡齋冷)’등의 작품은 청신하고 기특하여 미칠 수 없다.⁷¹⁾

67) 李睟光, 『芝峰類說』, p59.

68) 申欽, 『晴窗軟談』, p110.

69) 金萬重, 『西浦漫筆』, p149.

70) 申欽, 『晴窗軟談』, p108.

冠冕：

남용익：오칠언이 모두 한무제 시기에 생겨났다지만 『柏梁』시는 놀랄 정도로 형편없어서 웃음이 난다. 蘇武와 李陵의 오언은 후대의 冠冕이다.⁷²⁾

壓卷：

남용익：唐詩의 각 체제 가운데 壓卷의 작품에 대해서 古人마다 주장하는 것이 있다. 하지만 내가 망건을 내어 논한다면, 오언절구는 왕유의 “인적이 드물어지니 계수나무 꽃 떨어지네(人閑桂花落)”이고, 칠언절구는 王之渙의 “황하의 저 멀리 하늘의 흰 구름 사이에서(黃河遠上白雲間)”이고, 오언율시는 杜審言의 “홀로 벼슬살이로 떠도는 사람 있어(獨有宦遊人)”이며, 칠언율시는 劉長卿의 “깃발 세우고 호각 불 때 떠드는 소리 들리지 않고(建牙吹角不聞喧)”가 어찌면 전체 시 가운데 완비고 잘 다듬어진 것들이다. 만약 이백과 두보에서 찾는다면 오칠언절구는 마땅히 모두 李白에 있고, 오칠율시는 마땅히 모두 杜甫에게 있으니, 이것은 감히 논할 수가 없다.⁷³⁾

남용익：李端의 “진나라 지역 친구는 먼 꿈이 되었고, 나는 초나라 하늘 차가운 비 외로운 배에 있네, 못 시내들 바다에 가까워지니 모두 조수를 따르고, 외로운 나무 회수가에서 잎을 다 흘려보내네.(秦地故人成遠夢, 楚天涼雨在孤舟. 諸溪近海潮皆應, 獨樹邊淮葉盡流)”라는 율시는 郎士元·韓翃·盧綸·耿諱 등 여러 사람들 보다 낫다.⁷⁴⁾

이상의 조목은 모두 일정한 시간 범위, 일정한 체제, 모종의 풍격 등에서 누가 가장 뛰어나다는 것을 확정한 것이다. 이러한 주장들은 엄격하게 말하면 꼭 합리적인 것은 아니지만 일시의 공론이었고, 자신의 채주와 식견을 드러내고, 또 전범을 세우는 기능을 했다.

이 밖에도 한국 시인들은 중국 시인들을 논할 경우, 종종 “准的 正脈·正始”라는 표현으로 본받을 대상을 세웠다.

71) 南龍翼, 『壺穀詩評』, p143.

72) 南龍翼, 『壺穀詩評』, p141.

73) 南龍翼, 『壺穀詩評』, p144.

74) 南龍翼, 『壺穀詩評』, p144.

李植 : 이백의 고시는 飄逸해서 배우기 어렵다. 杜甫의 變體는 시에 갖든
성정과 글자의 뜻이 고금에 가장 뛰어나다. 그의 기행과 이별 등의 작품들은
확실히 애지중지할 만하니, 숙독하고 모방해서 準的으로 삼지 않을 수 없
다.⁷⁵⁾

申欽 : 칠언율시의 正始는 沈佺期の 『古意』를 처음으로 삼아야 한다.⁷⁶⁾

李宜顯 : 唐代에 이르러 더욱 정련되었고, 모든 체제가 완비될 수 있었는
데, 두보가 집대성하였다. 이것이 시인의 正脈이다.⁷⁷⁾

한국의 시론은 儒家化가 매우 두드러지는데, 이런 正·準과 같은 말에는 어
떤 사람이 가장 뛰어나다는 판단이 담겨있다.

II. 중국 시인들의 우열로 바라본 한국 시화의 우열비평 운용의 특색

이상으로 한국 시화에서 중국 시인의 우열에 관한 논설을 간단하게 분석
해 보았다. 전체적으로 보면, 한국 시화에서의 우열비평의 운용은 아래 몇
가지 방면에 특색이 있다.

우선 우열비평은 일종의 중요한 비평방식으로써, 한국의 시화에서 익숙하
게 사용되고 있고, 또한 자신의 문학적 주장을 하는 중요한 도구였다. 한국
시화에서 우열 평가의 근거가 되는 비평척도는 매우 다양한데 구체적인 내
용은 다음과 같다. 주체의 정신적 측면과 소양 측면에 소급되는 것으로는
才, 性, 德, 氣등이 있고, 작품요소의 완성 정도와 관계되는 것으로는 氣, 格,
調, 風, 體, 韻, 致, 象, 趣, 味, 情, 骨, 意, 法, 學, 律, 力, 音, 脈 등이 있고,

75) 李植, 『學詩准的』, p125-126.

76) 申欽, 『晴窗軟談』, p109.

77) 李宜顯, 『陶穀雜著』, p194.

작품의 전체 품모 방면에 관한 것으로는 窮, 逸, 高, 硬, 奇, 雄, 清, 暢, 大, 精工, 渾涵, 自然, 雄渾, 高雅, 華妙, 清淡, 飄逸이 있으며, 用典, 造句, 煉字, 用意등의 방면에 소급되는 것도 있다. 또 언급되는 중국 시인도 많은데, 그 가운데는 李白, 杜甫, 王維, 孟浩然, 白居易, 元稹, 李商隱 등의 唐代 시인이 있고, 蘇軾, 黃庭堅, 歐陽修, 王安石 등 宋代 시인이 있고, 李東陽, 王世貞, 李夢陽, 何景明등의 明代 시인이 있는데, 논의가 상세하고 정밀하며 언급된 중국시인의 수는 백여명에 이른다. 한국의 많은 시화에는 우열비평의 운용이 특히 두드러지는데, 예를 들면 이수광의 『芝峯類說』, 남용익의 『壺穀詩評』, 이익의 『星湖僊說』등의 저작에는 우열비평이 주요한 비평수단으로 정연히 자리를 잡았다.

그다음으로 일종의 비평양식으로써의 우열비평은 한국 시화에서 사용하려는 의식이 더욱 뚜렷하고, 더욱 집중되어 있으며, 그 이론기능 역시 더욱 분명하게 드러나는데, 이는 몇몇 문학이론가에게서 두드러지게 드러난다. 중국 학자 蔡鎮楚 선생은 한국 시화에는 ‘구양수화’라는 특징이 있다고 지적하면서, “‘한담’과 ‘일화’로 창작의 주지를 삼아 풍격이 가볍고 활발하다. 체제는 자유롭고 정돈되어있지 않으며, 언어는 평이하고 친근하다. 독자적으로 의론을 발표하는 경우가 드물고, 개인의 시론과 의견을 장편으로 서술하는 경우가 적는데, 대부분의 시를 논하는 조목이 한담과 기사 속에 들어있다.”⁷⁸⁾고 하였다. 전체적으로 보면 이 주장에 일리가 있지만, 이것이 한국 시화가 자신의 방식으로 시를 논하고 이치를 말하는 데에는 영향을 주지는 않았다. 예를 들면 남용익은 『壺穀詩話』에서 우열비평을 매우 집중적으로 운용하고 있다. 전체 『壺穀詩話』가 모두 우열비교의 틀 아래에서 정밀하고 세밀하게 詩藝를 분석 하고 있으며, 한국 시인에 대한 비평 역시 이 방법을 사용하고 있다. 그다음으로 사용 목적이 매우 명확하다. 남용익의 시평은 敖陶孫과 王世貞의 同名 저술에 영향을 받았지만, 앞 저술의 묘사 위주적 방식과 다양한 비유 형식을 변화시켜 우열판단으로 고쳤는데, 이것은 그가 이 비평방식을

78) 蔡鎮楚, 『中國詩話與朝鮮詩話』, 『文學評論』1993年第5期.

중시했기 때문에 의도적으로 이렇게 한 것으로 볼 수 있다.

그다음으로 한국의 문학이론가들은 중국시학적 관점을 수용하는 동시에 정밀한 분석을 통해 중국 시학의 대표적인 명제에 대해서 독자적인 견해를 표했으며, 많은 새로운 시학범주를 창조적으로 운용했고, 정밀하고 깊은 시학적 조예를 보여주었다.

한국 문학이론가들의 독자적 견해는 종종 두 가지 형태로 나타난다. 하나는 이전 시대(특히 중국)의 정론에 대한 회의를 통해 자신의 견해를 표현한 것으로, 예를 들면 『壺穀詩話』에서는 왕세정의 “曹丕가 曹植보다 뛰어났다”라는 견해를 인용하면서, “이것이 진실 된 논의인가? ‘송명로에서 황제를 알현하고(謁帝承明廬)’등의 작품은 조비가 미칠 수 없을 것 같다”⁷⁹⁾라는 의문을 표시했다.

두 번째는 중국에서 줄곧 논쟁이 되어온 대표적인 우열명제들에 대해서 자신의 견해를 직접적으로 서술한 것이다. 예를 들면 『南山』과 『北征』의 우열은 중국에서도 논쟁이 많았는데 『芝峰類說』에서는 “두보의 『北征』시, 이백의 ‘천상의 백옥경(天上白玉京)’시, 한유의 『南山』시는 고금 장편 가운데 가장 걸작이다. 하지만 반복해서 음미하면 이백의 시는 기력이 『北征』에 못미치고, 웅혼함은 『南山』에 미치지 못하니 미세하게 미치지 못하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⁸⁰⁾라고 하였다. 『潛溪詩眼』에는 “孫莘老는 일찍이 두보의 『北征』시가 한유의 『南山』시보다 낫다고 했고, 王安國은 『南山』시가 『北征』보다 낫다고 해서, 끝까지 서로를 승복시키지 못했다. 당시에 황정건은 나이가 어렸으나, ‘공교함을 논한다면 『北征』이 『南山』에 미치지 못하지만, 한 시대의 일을 기록한다면 『國風』, 『雅』, 『頌』과 서로 표리를 이루니 『北征』은 없을 수가 없습니다. 하지만 『南山』은 지어지지 않았더라도 해가 없을 것입니다.’라고 하자 두 사람의 논의가 정해졌다.”라고 했다. 이는 중국에서 『北征』과 『南山』의 우열논쟁에 대한 대표적 논의인데, 이수광은 여기에 이백의 시를 더하여,

79) 南龍翼, 『壺穀詩評』, p141.

80) 李睟光, 『芝峰類說』, p59.

세 사람의 비교를 통해 이백 시의 우열문제를 도출하였으니 이 주제를 더욱 심화시켰다고 하겠다.

III. 한국 시화의 우열비평의 이론기능

한국 시인들의 중국 시인들에 대한 우열판단은 단지 시예술의 정미한 탐색을 통해 시학을 깊어지게 했을 뿐만이 아니라, 자국의 사상문화와 시대 풍조를 반영하기도 했다. 구체적인 비평의 어경 속에서 중국 시에 대한 우열판단은 방관자적인 독해가 아니라, 본토의 한시를 위한 판단 표준을 세웠다. 또한, 우열비평은 비평의 도구로써 한국 시화의 시에 대한 “논의”의 양을 증가시켰고, 한국 한시의 중요한 비평방식이 되었다. 이 두가지가 합쳐져서 함께 한국 한시의 발전방향과 그 시학적 특색에 영향을 주었고, 이에 대하여 규범으로써 작용을 하였다.

조선 고전 시학이 본보기로 삼은 대상은 시대가 발전하면서 비교적 큰 변화가 생겼다. 鄭健行은 “新羅부터 고려 초까지 조선의 詩壇은 唐詩를 숭상했고 이백과 두보, 한유와 유충원을 추종했다. 고려중엽부터 말기에 이르면 宗宋으로 바뀌는데, 소식과 구양수, 매요신의 시를 숭상했는데, 특히 소식의 시학을 숭상하는 풍조가 극성하여, 조선 초기에 이르기 까지 대단히 오랫동안 추앙을 받았다. 근세에 이르러서는 明代 七子の ‘詩必盛唐’에 호응하여 崔慶昌, 白光勳 등이 다시 宗唐으로 돌아섰고, 소식을 추종하는 것에서 두보를 추앙하는 것으로 바뀌었다.”⁸¹⁾ 한국 시화로 돌아와 보면 실제로 그러하다. 唐宋詩의 우열문제가 중요한 비평의 척도가 되었는데, 蔡鎮楚 선생은 『比較詩話學』에서 조선 고전 시화를 唐宋詩에 대한 추종 경향에 따라 3대파로 나누었다. 하나는 宗唐派이며 대표적인 작품으로 허균의 『鶴山樵談』와 『惺叟詩話』, 윤근수의 『月汀漫筆』, 이수광의 『芝峰類說』, 梁慶遇의 『霽湖詩話』, 柳夢寅

81) 鄭健行等編, 『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 中華書局2002年版, p3-4.

의 『於於野談』, 이식의 『學詩准的』, 金得臣의 『終南叢南』, 任璟의 『玄湖瑣談』, 丁若鏞의 『籛翁漫筆』 등이 있다. 두 번째는 宗宋派로, 대표인물과 작품으로는 權應仁의 『松溪漫錄』, 李塹의 『艮翁疣墨』 등이 있다. 세 번째는 唐宋并宗派인데, 대표 인물 및 작품으로는 신흙의 『晴窗軟談』(3권) 등이 있다.⁸²⁾ 한국 문학이론가인 김만중의 서술로부터 중국의 시 특히 당송 우열문제가 한국의 시단에 미친 영향을 입증할 수 있다. “본조의 시체는 네다섯 번 바뀌었을 뿐만이 아니다. 국초에 고려의 유풍을 이어 소식만 공부했는데, 成宗과 中宗에 이르기까지, 오직 李荇이 대성했다고 일컬어졌다. 중간에 황정견을 참고하였는데, 朴聞의 재주가 실로 삼백 년 가운데 으뜸이었다. 또 변하여 오직 황정견과 陳師道를 배웠는데, 鄭士龍·盧守愼·黃廷彥이 술발처럼 우뚝 일어났다. 다시 변해서 唐으로 바르게 돌아갔으니, 崔慶昌·白光勳·李達이 순정한 자들이었다. 무릇 소식을 배워 잘못되면 종종 번잡하게 늘어놓아 사람들의 마음을 만족시키지 못하고, 강서시과의 폐단 가운데 특히 拗體와 古拙함에는 염증이 난다. 최경창과 백광훈은 唐의 五律과 七絶에 있어 그저 만당의 울타리만 보고, 고기 한 점에 만족하여 자기 배를 불리기에다 부족했으니, 남에게 나누어 줄 수 있겠는가? 權鐸은 재야문인의 영수로 일어나 이러한 풍조를 바로잡았는데, 唐宋을 취합하고 전아과 속됨을 융합하여 갈고 닦으니 지극히 훌륭하다는 평가를 받았다. 李安訥이 화답하여 큰 공적을 더했고, 이식이 이어받아 진작시키니, 이치가 더욱 엄밀해져서, 마침내 전인의 문학유산이 사람들에게 전해질 수 있게 하여 지금까지 이르니 성대하였다 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말류의 폐단이 古學을 모두 폐지하고, 허망하고 비속함이 이전 삼대의 말세보다 더욱 심하다. 당송의 유풍과 여운이 지금에 이르러 다 사라지게 되었으니, 詩道の 액운이 지금보다 심했던 적이 없었다. 명시를 배운 일파는 윤근수와 신흙 등에게서 시작되었고, 근대에는 李敏求가 일가를 이룬 사람인데, 동국의 시에서 옆으로 뻗은 가지라 하겠다.”⁸³⁾ 구체적인 비평 중에 唐宋이 비평의

82) 蔡镇楚, 『比较诗话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年版, p288-289.

83) 张伯伟, 『朝鲜古代诗学总说』, 见郑判龙主编: 『韩国诗话研究』, 延边出版社1997年版, p53-54.

틀로 자리잡고, 중국의 후대 시대와 시인, 그리고 한국의 시인들을 논하는데, 모두 습관적으로 唐宋의 틀 아래에서 우열과 득실을 논하고 문학사적 지위를 확정했다. 예를 들면 南龍翼이 明詩를 논하면서 “격조는 당에 미치지 못하고, 情은 송에 미치지 못한다”라고 한 것이 이것이다. 또 “당에 꺾인다(逼唐)”, “당과 비슷하다(擬唐)”, “당인들은 이렇게 짓지 않을 것이다(唐人恐不如是)” 등의 말은 모두 중요한 이론적 입론의 수단이 되었다.

한국 시화는 우열비평을 수용하고 계승하는 과정에서 중국 시인의 우열을 논하고, 중국 시인과 한국 시인의 우열을 함께 논하며, 한국 시인의 우열을 논하는 세 종류의 형태를 형성했다. 이 가운데 두 번째 유형은 중국 시인들과 함께 논하는 방식을 통하여 비평의 기능을 수행했는데, 남용익은 “鄭斗卿이 나중에 나오니 그를 대적할 사람이 없었다.…… 칠언가행에 이르러서는 이백과 杜甫에 비슷하니, 조선에서 이전에 없었던 일이다.”⁸⁴⁾라고 했다. 이는 정두경을 이백과 두보에 견주어 전범을 세우려는 뜻이 분명히 드러난다. 徐居正 역시 소식과 황정건, 그리고 조선 崔恒의 詠物詩를 함께 언급하면서, “옛 시인들은 사물에 기탁하여 비유를 취하는데, 언어가 정밀하고 들어맞는 부분이 많았다. 동파의 『詠海棠』에서 ‘붉은 입술 술을 머금으니 어지운 기운이 얼굴에 생기고, 비취색 소매 비단자락 건어올리니 붉은 빛이 살에 비치네(朱唇得酒暈生臉, 翠袖卷紗紅映肉)’라고 한 것은 여자로 꽃을 비유한 것이고, 黃庭堅의 『詠茶蘼』에서 ‘이슬에 젖으니 何晏이 탕병을 먹으며 땀을 흘리는 듯, 해가 내리쬘니 荀彧이 향로에 향을 피우는 듯’이라 한 것은 남자를 꽃에 비유한 것이다. 崔恒의 『詠黑豆』에 ‘흰 눈동자 마치 손님을 싫어하는 뜻인 듯하고, 옷칠한 몸 복수심도 있구나(白眼似嫌憎客意, 漆身還有報仇心)’라고 한 것은 文人과 烈士를 검은 콩에 비유한 것인데, 전고가 기특하니 두 노인에게 거의 양보하지 않는다.”⁸⁵⁾라고 하였다. 소식과 황정건이 중국 송시를 대표하는 시인이기도 하거니와, 소식은 한국에서 특수한 지위가 있음에도 徐

84) 蔡美花·趙季, 『韩国詩話全編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2年版, p2208.

85) 趙鍾業, 『修正增補韩国詩話叢編』第1卷, 太學社1996年版, p500.

居正은 崔恒을 이들과 병렬시키면서, “두 노인에게 양보하지 않는다”라 했으니 추존하려는 의도가 분명하다. 남용익과 서거정은 중국과 한국의 시인을 함께 거론하는 방식을 통해 전범을 세우고 시단을 인도하는 시학적 기능을 실현했던 것이다.

※ 이 논문은 2018년 11월 7일에 투고 완료되어
2018년 11월 19일부터 12월 10일까지 심사위원이 심사하고,
2018년 12월 11일 편집위원회에서 게재 결정된 논문임.

참고문헌

- 金萬重, 『西浦漫筆』
南龍翼, 『壺穀詩評』
徐居正, 『東人詩話』
申景潜, 『旅菴詩則』
申欽, 『晴窗軟談』
李晬光, 『芝峰類說』
李宜顯, 『陶穀雜著』
李植, 『學詩准的』
李仁老, 『破閑集』
李瀾, 『星湖僊說』
鄭門卿, 『東溟詩說』
許筠, 『鶴山樵談』
赵钟业, 『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 太学社1996年版, p500.
蔡美花·赵季, 『韩国诗话全编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版, p2208.
蔡镇楚, 『比较诗话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年版, p288-289.
蔡镇楚, 『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 『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
张伯伟, 『朝鲜古代诗学总说』, 见郑判龙主编: 『韩国诗话研究』, 延边出版社1997年版, p53-54.
卞健行等编, 『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 中华书局2002年版, p3-4.
卞蔡镇楚, 『石竹山房诗话论稿』,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p107.
太學社選編, 『韓國詩話選』, 太學社1983年版, 206.

Abstract

Discussion on the good or bad of Chinese poets in Korean classical poetry

Xue, Xian-chao

The emergence of Korean classical poetry is influenced by Chinese poetry, so it inherits and develops Chinese poetry in the way of criticism and aesthetic taste, which is the witness of the cultural blending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Further study of Korean classical poetr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classical studies in China and Kore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ce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iticism in Korean classical poetr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of all,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criticisms in Korean poetry is discussed. There are two main forms of expression: making good or bad judgement and not judging good or bad. The former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he same topic, homology, epigrams, homographs, imitation poetry and mutu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other forms. The latter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contemporary poets, no matter how good or bad. There is also a kind of theory named YA JUAN, which is a derivative form of criticism of the good and the bad, forming a set of customary terms.

Secondly, We will lear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poetry criticism from their criticism of Chinese poets. Korean poetry is very skilled

in the use of criticism of the good and the bad,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criticism in many critics.

Thirdly, Discussion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pros and cons in Korean poetry.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poets, set up the standard of criticism for Korean poetry. Then, The good and bad criticism is transplanted into the Korean native Chinese poetry criticism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poetics development he way of parallel similarity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poets.

key words :

Korean poetry, Good and bad criticism, criticism function